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四

太極圖說辨仁論十九

或曰敢問西銘言仁程朱謂其極純無雜吾子乃謂與孔孟有參差者豈以龜山第一書論其言體不言用其流入於墨氏兼愛而云然耶余曰此固諸儒遵孔孟之教者人能言之不獨龜山爲然也伊川向論西銘止謂其言仁體完備答龜山書始言理一而分殊然理一分殊亦是伊川自爲立解以明天下無有體無用之理而西銘大旨言體不及用亦止謂其體

之氣象擴充如是其大耳使必以用之分殊入之又
○此○是○西○銘○[illegible]○仁○體○案○○○
安見氣象擴充如是其大哉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焉中處明予爲天所生之人即如天所生之
子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明予爲天
所生之人即以天地之氣爲吾氣天地之理爲吾理
吾不覩民如同胞覩物如吾與是吾以天地之氣爲
氣天地之理爲理而不能盡天地之仁量猶得爲天
所生之人天所生之子以無負吾事天之道耶故于
時保之以下言孝子之事親必如是而可謂親之肖

子仁人之事天必如是而可謂天之肖子雖天下至誠能盡巳性以盡人性物性參天地贊化育不是過也（若云分殊則西銘早已及之何容伊川注脚）止言理一而不及分殊此西銘之大旨也嗟乎古昔聖人之立言也有言其行之所能及者有言其行之所不能及者有言其行之所能及如不及者有言其行之所未及而實能及之者其言之首尾本末莫不令人曉然於意言之表而自喻之使必於其言之首尾加一二言而始明其首尾如是於其言之本末揜一二語而始明其本末如是此五經四子篇章論

說所未有也論語一書其言至爲要約凡一事一理首尾本末無不該備於中若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一卷如一篇孟子書一篇如一卷七卷如一篇首尾本末尤爲彰明較著者也後之人從所巳言而發揮之者有矣未有從所不言及所巳言而不言者補益之也今西銘言父天母地自必言民胞物與以爲此天地之仁體即聖帝明王之仁體也即吾儒法天學聖之仁體也此伊川所謂擴前聖所未發而立言者也如言理一而分殊則前古聖人言仁之體即言仁之

用言仁之理一即言仁之分殊無不如合一轍又何擴前聖所未發之有哉且前古大聖賢人其言仁也廣矣大矣至矣精矣如尚書之所記載莫非仁政仁之用也如大易之所發揮莫非仁德仁之體也四子之書或言德或言政或言存諸心或言根諸性或言求仁之方或言爲仁之效無非從仁之體用而言者也總而論之其德至於天地之體用莫有過焉者矣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仁也天之本也又曰大哉乾元資始統天元者仁也天德之本也孔門專言

求仁其要莫如克己復禮見賓承祭至其於一事一理而盡之者要以去私主敬爲本此從仁之體言者也其要又莫如不欲勿施己立己達至其於一人一物一家一邦而推之者要以盡己及物爲功此從仁之用言者也孟門兼言仁義其言仁人心也强恕而行擴充惻隱善推所爲與孔門言仁其體用亦復如是然而孔門弟子人人求仁以仁許者惟顏子三月不違其他皆謂不知其仁甚矣仁之克全其體之難也至若仁之見於一事一理而稱之者如殷有三仁

伯夷求仁得仁下至管仲伯功稱仁志士殺身成仁此但從仁之見於用者許之較仁之克全其體而許之者未可比而論之也蓋仁之體量至大而仁之功用其大亦如之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有聖人之德斯有仁人之功盡仁人之極功斯全聖人之至德子貢言博施濟衆夫子以堯舜猶病難之非以堯舜聖猶未至其施濟猶未及也自古聖帝明王能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造聖之極而不能滿仁之量其功用原自如此故唐虞之咨嗟夏商之罪巳周文武之視民如傷過在一

人以天生大聖人之至德命以有天下之大權旱潦
災傷救援水火養之育之如不足教之化之如不足
始於家邦被於四海究其功效亦不過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已亦不過曰制田
里教樹畜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鰥寡孤獨
皆有養而已故堯舜禹湯文武當其在位不能無昏
○○○○○○
墊之憂必世百年不能保久長之效甚矣仁之功用
○聖○賢○言○仁○蓋○二○命○推○二○人○續○絢○難 之
難窮仁之體量難盡亦大可見矣横渠讀書學道求
仁者有年一旦有見於天地之大德帝王之至仁人

之有生必體備若此而後可謂仁遂以父天母地民胞物與爲吾分量所有非身體而力行之不可謂天所生之人天所生之子而踐形惟肖以事天伊川紫陽開其說而大之者以其能推仁之體量必如是而（徒以言語見仁安得不大）始無遺憾以故信服而贊美之也不知此其言似古聖人自求體仁之言而非古聖人自求體仁之言也似古聖人敎人以體仁之言而非古聖人敎人以體仁之言也似古聖人有德無位者所能任之言而非古聖人有德無位者所能任之言也似古聖人有德

有位所能盡之言而非古聖人有德有位所能盡之言也然而龜山致書諄諄辨之疑其有體無用者猶謂橫渠能知此胞與民物吾慮其徒知理一而不知其用時能分殊與不能分殊否耳故伊川答以理一而分殊龜山第二書謂自此釋然無惑夫龜山以爲釋然無惑自必釋然無惑矣乃伊川何以反謂揚時也未釋然是明以龜山釋然於伊川之說而未釋然（其[illegible]力如彼[illegible][illegible]）於橫渠之說可知矣蓋民胞物與之言無論其能分殊與不能分殊其於聖門論仁之大根大本已失之

矣。又。何。論。其。末。流。乎。今吾姑舍所謂物與卽所謂民胞者論之所謂民者一鄉一國天下之民也所爲同胞者吾一父一母所生之兄弟也夫旣合鄉國天下之民皆吾一父一母同胞之兄弟矣有不以鄉國天下之老如吾老鄉國天下之幼如吾幼者乎自必視民之父一如吾父視民之子一如吾子而後可無愧吾同胞之義而後可謂之至仁苟視民之父不必如吾父視民之子不必如吾子其視鄉國天下之兄弟自必有不能如吾兄弟者矣亦不得謂無愧於同胞

之義即不得謂之至仁夫民同胞者橫渠之所已言也視民父如吾父視民子如吾子橫渠之所不言也人所藏諸暗室者此獨揭諸日中由所已言推所不言使所已言者是一理所不言者又一理是一理而二之矣不必推而論之而已知其非矣如所言者此理也所不言者亦此理也則無不可推而論之何以不先言民父如吾父民子如吾子而止言民與吾如兄弟乎今橫渠既言民與吾如兄弟矣不得不及民父民子乃僅以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舉而係之宗子家相之後一

若與天下人無貴無賤共之不過以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引為兄弟以足吾言同胞之義而吾之視民父如吾父視民子如吾子與視民父不必如吾父視民子不必如吾子初未嘗一言及之也（非不及不可及也）今即所謂理一而分殊者解之是必截老吾老而言親民父不必同於親吾之父截幼吾幼而言親民子不必同於親吾之子其理已與民吾同胞有殊矣此可謂仁之（然不當折以析之）分殊矣而可謂仁之理一乎苟民父民子必不得比於吾父吾子如吾與民為兄弟是有同胞之名不必

有同胞之實其將吾至仁之體量先從吾私吾父吾私吾子始矣又安取乎分殊之說爲哉如謂卽同胞之民而分殊之鄉國天下同一民也以遠近而分殊之乎以貴賤而分殊之親疏而分殊之乎苟不免於遠近貴賤親疏而分之殊之又何取乎同胞之說與鄉國天下如足如手之情寃不能一體以致之乎由此而推之吾父吾子欲有所及而又有所不敢及推之吾兄吾弟又若有所及又必有所不能及又不得不言理一不得不言分殊是曾不若孟子所爲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孔子所爲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其言有條而不紊而仁之理有何不一仁之分有何不殊仁之體量有何不足仁之功用有何不全也哉

聖賢之言顛撲不破如此

聖賢言道直捷了當無不通曉如行通衢惟異端說理本無幽深藏頭露尾通此塞彼作者既多破綻述者便費補湊皆因道一兩字未曾透徹耳西銘言仁是聖學第一大本然止就仁論仁自不免先將孔孟鐵案掀翻以求超出千古論仁所未發

伊川紫陽雖力爲補湊其缺陷豈可得哉桂山字
字通徹語語痛快一以孔孟爲宗主然其藏頭露
尾通此塞彼處無不曲折洗發之朱子贊西銘筆
力何人及得他移讚此篇可以不愧

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一

然此猶爲理一分殊之言欲爲民胞物與解而不能爲民胞物與解者言之也至民胞物與之言不惟古

○論○聖○人○大○道○一○字○依○違○不○得○一○字○阿○護○不○得○

聖賢言理必不言之理言仁亦必不言之仁也今夫人之爲人也有聖賢大小之不同矣有貴賤勢分之不齊矣一家之中吾同胞者二三兄弟耳無論聖人賢人大人小人貴者賤者有勢分者無勢分者必推吾父母之一本衣食甘苦休戚死生如吾一身焉吾高曾而下其族屬吾不得比而同之矣況鄉國天下

之人乎長一鄉者始得問一鄉之疾苦令一邑者始得問一邑之疾苦猶必請恩澤於吾君吾相而後有以及之至有國有天下者始得引國與天下之疾苦如痌瘝乃身而計所以安全之天之生人有聖有賢有大有小有貴賤勢分非吾存諸心有是仁施諸事即有是仁○可以吾之仁○即天地之仁○而天地之仁○即爲吾之仁也○顏子在陋巷覩禹稷之已飢已溺如鄉隣有鬬閧戸而不以爲恝然者顏子視天下之民猶天下之民未嘗敢引爲同胞之兄弟也如顏子引如

同胞之兄弟必且鰓鰓然如同室之人憂之計之而
引爲己飢己溺矣孔子周流列國以救安天下爲志
其言志也亦止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必
不敢曰老者吾安之朋友吾信之少者吾懷之豈孔
子之至德猶有所不及哉不敢以吾之志遂謂吾之
○大○西○銘○者○止○知○大○西○銘○之○志○不○知○止○大○西○銘○
事也夫聖如孔子賢如顏子吾猶得以有其志有其
○之○言○耳○○○○○○○○○
事而信之者且然而況其他乎故聽其言信其行雖
細行小節猶難之況其言天地帝王大德至仁之事
乎伊尹之言曰予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三聘後相湯伐桀救民水火之言非耕莘野時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言也故任伊尹之任其救民也雖過于同胞之廹切而止言救民不得以吾同胞之義分屬之者不以仁民之仁同吾親親之仁也且聖人言仁之功必以所成之大小論其功故管仲亦得稱仁聖人言仁之志不必以所願之大小論其志故子貢不許其能及況視天下之民如兄弟而未必當于仁即視天下之老如吾老視天下之子如吾子而未必即當于仁不視

天下之民如兄弟而未必不當于仁不覩天下之老如吾老覩天下之子如吾子而未必不當于仁也孔

推擴○至此聖人之仁復一○絲去而千里

子教弟子求仁子貢博施濟衆力固不及何妨勉以及之乃必歸諸堯舜且謂堯舜猶病仁之爲體求之一心至微至隱終其身能存諸心者幾人仁之爲用推之天下至廣至大施諸事能盡其量者幾人非可以知及之遂謂仁亦能及之能知帝王之仁卽可以及帝王能知天地之仁卽可以及天地也子貢不欲無加夫子以爲非所及他日問一言終身行亦止不

欲勿施爲仁爲恕一理而已孔子敎之勉以及也子貢言之警以所不及況民吾同胞之語爲何語假令橫渠以斯言質于聖門孔子肯以不輕許子貢者以其言尤大而意尤切歎爲從古聖人所不能及而輕許之乎此其理余謂古聖賢人必不言之理者是也

看得仁民愛物四字淺近自有得民服物矣

字高深

至所爲必不言之仁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謂孩提親長爲仁爲義蓋人于父母兄弟屬毛離裏分形同氣以來其恩勤愛戀之情根于至性而不能已推而上之至高曾始祖推而下之至伯叔兄弟其

用情必有降殺焉非有所强而爲之也至于鄉國天下之人其老其長推愛敬以及之其降殺自必有在矣然此猶合仁與義禮而分殊之也至怵惕惻隱發于自然莫如拯人于溺救赤子入井使遇吾父兄溺于水吾赤子將入于井其廹切號呼雖忘其身以拯救之而有所不暇顧以視他人之父兄赤子廹切號呼忘身以拯救之必有間矣此可知仁之分殊原本

精析至此皆從孟子已言推所未言而言之

自然非必仁無分殊而必以義爲分殊禮爲分殊亦可以曉然而喻矣今横渠父天母地民胞物與原以

天地萬物一體爲仁無所分殊而始大也以無所分殊爲大自必以有所分殊爲小矣以有所分殊爲小自必以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爲小矣以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爲小自必以聖人之老吾老以及人老長吾長以及人長幼吾幼以及人幼有分殊而若無所分殊爲大矣以有所分殊而若無所分殊爲大自必以天地之親萬民如一民親萬物如一物無所爲人親人長人幼無所爲吾親吾長吾幼分殊于其間者爲尤大矣推横渠之意以仁之爲

言公也。至公者。莫如天地。反而言之為無私。無私者。莫如天地。人苟一理而不以大公盡之。則非天地之仁矣。苟一事而不以無私推之。則非天地之仁矣。非天地之仁。即非吾體天地之仁以為仁矣。使橫渠必如是而言仁。辟猶人不能以四海兄弟言仁。吾獨能以四海兄弟言仁。人不能以吾翁即若翁。若母即吾母言仁。吾獨能以吾翁即若翁若母即吾母言仁。不問其言之以何而有是言。有不以其言非仁之言。不問其理以何而有是理。有不以其理非仁之理者乎。

且以其言爲仁之至其理爲仁之至者乎而不知必如是而言仁不可以言仁如是而言仁之至不可以言至也前之人言之者墨氏之言仁也後之人言之者釋氏之言仁也不可言之仁言不可行之仁理也不特非仁非仁之至也由其所能及之仁推其所不

（呂 聚看山似處[illegible]錄西[illegible]）

能及之仁是塞吾仁者也從其所不能及之仁舍其所能及之仁是賊吾仁者也蓋以前之墨氏後之釋氏其言仁也不知仁之理者也其言仁不知仁之理者由其不知公之所以爲公而無私之所以爲無私

也不知公之所以爲公者不知至公之如不公也不知私之所爲無私者不知至無私之如至私也堯之傳賢公也禹之傳子私也亦公也虞不郊瞍公也夏后郊鯀私也亦公也周公誅管公也舜封有庳私也亦公也衛伋與壽俱死公也伍員不與尚俱死私也亦公也由是言之公者固公其公而似私者非公矣而孰知其私之爲公也似私而公者固公矣而孰知私之至之爲公之至且爲大公而至無私也故人至

公私二字看得透徹具編知此不獨公私二字即

於父子兄弟之間不患其私患其不私耳不患私之

有無二字亦卯之失

至患其私之不至耳夫私而至於父子兄弟不謂之私而反謂之公者以父子兄弟之私乃天性之私耳猶天地無私而私善人天地私善人尤私孝子悌弟之爲善人也夫天地且爲善人爲孝子悌弟之爲善人易其無私之大德而獨私之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今夫人之爲仁發而爲愛之理施而爲愛之事以無所不愛爲公尤以有所愛有所不愛爲公此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之說也以兼所愛爲無私尤以專所愛爲無私此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之說也今墨

氏釋家之徒以愛吾親不同於他人遂若愛之有私是止知仁之爲仁○不過愛之爲愛○本吾愛之理以行吾愛之事○非極乎愛之量者○卽不足以盡仁之量○豈惟人爲天所生之人○以無差等無人我相者愛之○卽物亦爲天所生之物○不以愛人親如愛吾親○無差等○無人我相者愛之○亦不得謂極乎愛之量○卽不得謂盡乎仁之量者也○是止知愛之爲仁○不愛之爲非仁○無不愛之爲公○而無私○有愛有不愛之爲私而非公○又安知有好有惡之爲仁○有等有殺之仁○爲至公無

私之仁哉○

從古聖賢教人爲仁之方至詳至悉未嘗不合仁之體用而統論之孟夫子闢墨氏最嚴然其時未至如今日佛教大行聖人之仁道幾於泯滅不存若是之甚也桂山本四子已言不言之精蘊而貫徹論之孔子之道著而楊墨之道不熄有是理乎

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一

或曰伊川有取乎西銘仁體之大答龜山書旣曰理一而分殊又曰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又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此其說亦若不能强爲之解也伊川旣以西銘不言分殊而言分殊明以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爲不易之理矣今又曰分殊之弊以人之宜分殊而不能分殊爲弊可也若宜分殊而能分殊又何弊之有哉苟以聖人之分殊有弊是聖人分殊之弊卽聖人爲

仁之微矣如以聖人之分殊本無微從聖人而分殊
之人其流入於有微此其微當於其人之仁不仁求
之不當於分殊求之也苟於分殊求之豈以天下之
人必有能親親不能仁民能仁民不能愛物者爲有

以千百官職其一官好舜如是豈得已哉

微耶不知人患不能親親耳不患不能仁民患不能
仁民耳不患不能愛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老老幼
幼推以及物運天下如反掌丸在邦在家而有不足
乎若以天下之人又必有能愛物不能仁民能仁民
不能親親所厚者薄所薄者厚爲有微必無所不愛

以勝其私此其人世亦庸有之然此皆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之過非分殊之過也今旣以分殊爲仁又慮分殊之私勝而失仁亦不過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流必至視民如路人視物如異類苟以是而爲私必求其無私以是爲失仁而必求其無失自必從墨釋二家無差等無人我相以求免於私勝失仁而後可勢必視人父如巳父視人兄如巳兄情有所不及必强吾情以致之力有所不逮必罷吾力以赴之勢必謂他人父不得不忘吾父雖父母在許人死可也

謂他人昆不得不合吾昆視兄弟如路人視行道如

（文情文理並健入木三分）

同氣可也夫聖人止教人以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存吾天性之仁而推及於人猶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以行其悖德悖禮之事況教以民胞物與舉天地間有知有覺同類異類一如吾以天性行於一家者然此雖大聖人與天地同體者有所不能盡也西銘必以是爲無忝吾仁以無忝吾事天不亦過乎今天下有求仁之人當其觀仁於靜一切平等如在我和氣中此即萬物一體氣象也謝

氏謂其靜時心虛氣平自是如此必應事時有此氣象始爲得之此亦指徒爲仁言不能有仁理者言之

○患○不○使○是○得○三○家一隙可以投○足

耳以語聖人則不然靜時所見如此動時應事○自必如此○故聖人靜時○見萬物一體○一民一物○不在所愛中○吾之仁○雖放之四海○極之天覆地載○以一民一物故○如日月之蝕而虧其全體者○然此即所爲靜時春意○一切平等之氣象也○及其應事而推之○親吾親愛吾子○自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爲之○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

爲之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爲之夫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加也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如此體驗直之猶未見聖人仁體猶得爲儒哉不必愛人子如吾子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損也蓋聖人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猶天地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也天地之愛不惟至天地則異端之仁大于天地不足折之物未嘗不欲如愛民者愛之然物則猶是物也不可强而爲民者也亦惟以愛物者愛之而已天地愛愚

不肖之民未嘗不欲知愛賢知者愛之然愚不肖則
猶是愚不肖也亦惟以愛愚不肖者愛之而已是天
之於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何嘗一體愛之而吾謂其
一體愛之者以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不一體愛之者
乃人與物賢智愚不肖之本不可一體而愛之非吾
一體之仁分其為人為物為賢智愚不肖不可一體
而愛之也故吾以人與物賢智與愚不肖無不在吾
所愛之中而愛人者自在人愛物者自在物愛賢智
者自在賢智愛愚不肖者自在愚不肖以吾本然一

體之仁行吾一體之愛非以吾本然一體之仁行吾

二體之愛此其爲天地之大德大仁也聖人之於民

物何獨不然」今橫渠必言民胞必言物與是猶天地

必引物之蠢愚皆得比民之秀靈而後謂之無不愛

之仁聖人必引物之微賤皆得比於人之貴重人之

疏遠皆得比於人之親近而後謂之無不愛之仁此

天地所不能爲聖人所必不爲者也宜乎墨氏之無

使二宋得聞此說何辭以對有代爲對者討[illegible]

差等自謂其仁過於聖人釋氏之無人我相自謂其

洗耳而聽之

仁大於天地也然則橫渠以胞與言仁徒以靜時無

所爲而爲之心論仁不可以應事特有所爲而爲之

案剝如山于處兩之折衝必無寬民亦猶是也

事論仁也徒以仁所及廣狹厚薄之事論仁不以仁所及廣狹厚薄之理論仁也故民胞物與之言似可言而不可言也有所著之言也民胞物與之理似有其理而不可爲理也有所著之理也有所著之言通諸此而可言通諸彼而不可言也有所著之理施諸此而爲理施諸彼而不爲理也苟慮人之視民如路人言仁民不足必言民胞視物如異類言愛物不足必言物與而天下之視民如同胞者莫不有加於仁

民天下之親物如吾與者莫不有加於愛物聖人亦

聖人亦與人同情何處可容不情之論

何惜而不以親民父一如吾父親民子一如吾子以是而幸天下之人其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更大於天地而爲之亦何不可之有哉嗟乎聖如堯舜如天好生四海之養止及其親有庳之封止及其弟其於九族親之而已其於百姓平章而已其於萬邦協和而已猶不能使逆命之三苗同於於變不才之八子化於昭明豈惟堯舜即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能生賢智不能不生愚不肖之人能生秀靈不能不生蠢

頑之物能以聲名文物及中國不能及薄海以外之人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從事聖人之徒徒知萬百折千迴必以大海為歸宿物一體之言不察萬物一體之理又何暇論其能體而行之不能體而行之豈聖人教門弟子以求仁之方乎嗟乎余之推論及此亦以西銘好仁之過即孔子所爲好仁之蔽之過亦使非從事佛氏之教又安得有是言乎蓋佛氏之爲佛氏其教本無與於仁者也舍色身空人世以生爲幻以死爲眞彼烏知仁爲何物者耶今釋氏之徒日以慈悲爲仁矣吾謂其不

知仁爲何物者以其於仁之大本茫然一無所知者也所謂大本者乃天地大德帝王至仁之大本非彼異域之人所能通貫而默喻之也其所爲慈悲度世以人不知色身之幻度之出世而証無生與天地生物帝王育物之至仁相背而馳者也其言放生亦所謂不揣其本而求其末耳彼以一切含靈皆有佛性放之生之自一二以至十百自千萬以至億萬亦與天地生人等耳懸番之〇人豈無至〇性所見止於知〇此放一物則一物生放百千萬億物則百千萬億之物生遂以物之不殊於人至百千萬億

吾能如天地生物而生之雖天地亦孰有過於吾仁者乎西銘言物與其言尤謬於民胞不足論也然非本佛氏割己肉以餧饑鷹及四生輪迴食吾父母之說安得有是言耶嘗試與子罕譬而喻之天下無賢智愚不肖之人猝然而見鳥之飢而待斃獸之觳觫而就刑未有不怵惕惻隱思所以救之者使聞佛氏割己肉悲輪迴之說彼賢智之君子自必嗤其說而不爲彼愚不肖之小人莫不踴躍讚嘆忘其身以徇之然未有不始信之而終疑之者也以世之飢鷹無

窮而已之肌肉有盡一割再割而不已鷹未飽而身已亡矣吾止一父母也吾能知輪廻中此二物是吾父母吾哀而舍之可也吾又安知百千萬億物日在輪廻中何者是吾父母何者非吾父母而皆如吾父母哀而舍之耶夫推釋氏之言仁不過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說耳其言豈不加於君子遠庖廚之仁哉然究不免於君子之嗤而小人之疑者亦以其徒（悲人如此心良苦矣）言不可言之仁言不可行之仁理而已矣乃世之儒者猶以民胞物與是從萬物一體言仁而曲爲解之

殊不知萬物一體可言而民胞物與不可言者其言萬物者物也其言一體者巳也以萬物之體與一巳之體而一之者以巳與物相對而言之也人之不仁莫大於有巳尤莫大於止知有巳不知有物巳所不欲勿施於人去巳私斯能公萬物所謂萬物者不論其物之爲親爲疎爲貴爲賤苟不能去巳私必不能公萬物而一體之也苟能去巳私公萬物而無不推巳之一體而體之其所體之親者自以親體之疎者自以疎體之貴者賤者自各以貴賤體之者自若也

故對巳而言以其有巳也可言一體一體者巳之一體也舍巳而言以其皆物也不可言一體者也以巳之一體推以與萬物是萬物之一體非我之一體也以一之萬物爲萬物一體是不以萬物與一體分巳與物而言之也我視兄弟兄弟一物也民亦一物也我視朋友朋友一物也物亦一物也我視父母父母亦物也猶天地亦可言物父母亦萬物之一物也苟舍巳而言物皆以萬物一體視之無非吾父母兄弟朋友矣雖欲推以及之必有不能及之之者矣此墨釋

墨者推至此理豈有間而二民貴物然入之儒者好言佛氏者亦樂如夢而覺

二氏之言仁止知理一而不知分殊止知言分殊之敝不足以盡仁而不知其言理一之敝雖求爲分殊之仁而不可得者哉惟聖人以我對萬物言之則我亦一物也物亦一我也我之體猶物之體也物之體猶我之體也我所不可加於物猶物所不可加於我也物所不能受於我猶我所不能受於物也克己而物一體矣推己而物一體矣至能克之而能推之又何有民之父母兄弟朋友而不能由一己而推以及之哉若徒以物視物不言仁民則已苟言仁民必視

如同胞○始足以仁民○不言愛物則已○苟言愛物○必視如吾與○始足以愛物○是止知有物而不知有已○止知有同胞吾與之物○吾胞與之○而有當於仁○不知有同胞吾與之巳○吾不胞與之○而非無當於仁○胞與之○而非有當於仁○雖子貢博施爲仁○宰我從井爲仁○夫子猶弗許之○而况西銘之言○尤與孔孟參差○安能不引賢知之過○爲横渠之過也哉○

看得聖人仁道如寶珠光明四面澄徹雖纖塵掃淨光翳蔽如泥滓而能容之耶至言止知分殊之發不知理一之徹求爲分殊而不可得雖使伊川見之亦應心折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二

或曰程氏言性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豈非以孔子不恆言性孟子言性止言情而云不容說耶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孔孟論性未嘗及氣質如繼善成性天命謂性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以性論性而已程氏必兼論氣質吾子謂與孔孟參差殆以是歟余曰固也程氏兼氣質言性紫陽亦謂其發千古聖人未盡之意似以其說爲至精至密矣而不知其所謂精密乃愈流於粗疏亦賢知之過於

孔孟言性之理勿合也何以言之孔孟止從人性淺

是性真言誰人道說

露言之所以有不可聞之說不知不言深微而深微在其中程氏必指人性深微言之所以有不容說之說止知深微是性不知淺露是性於淺露失之弁深微而失之矣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言性之本也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孔孟本此言性千古聖賢如合一轍自子貢有不可得聞之言遂謂性道精微非言說可

不揣不來說三宗破得明性從何處說是

盡而不知非此之謂也天下有一人具一性百千萬

億人各具一性天之生人不齊生物亦不齊均賦性
於有氣有質之中雖無知如草木亦若有之而況於
人乎故仰而可見者天也俯而可見者地也人之生
受天而有氣受地而有質受天地所自爲命而賦人
者爲性能知能覺者性也能運能動者氣也質也經
書所說何其明白了徹如此有何不容說之有哉夫
含明白了徹之說不說而反從異端曲學之說說之
牽引糾纏比擬較量究不能了之徹之反謂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豈從古聖人言性止能言人生而靜

以後之性不能言人生而靜以前之性乎且聖人既已言人生以後之性矣所言之性是性耶則人生以後是性人生以前之性亦即是性矣如非性耶則人生以後所說者非性即推之人生以前所不說者亦非性矣天下真有絕知大過前人之人正當取人生以後之說明非言性之至而取人生以前所不容說者說之使天下共明惟此為言性之至此其為發前聖所未發有功於性教為甚大若止以人生而後言性為未足而吾所為人生而靜以上者吾能言其不

釋子執拂登壇必揮盡從前自謂一語除下聖之

躐正坐此耳

容說○不能知其不容說而說之○亦何取乎不容說○及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以疑天下言性之人○且疑天下本從古聖人言性之說乎○況人生而靜以上從古聖人旣已說之矣豈降衷恆性繼善成性諸說皆○非溯本窮源之說俱屬尋流逐末之說乎如徒以子貢不可聞爲口實不知子貢所爲不可聞不過以性與天道不若夫子威儀文辭一本詩書執禮時得而言之時得而聞之豈眞以夫子有所隱秘而不輕以示人也耶且夫子所爲性與天道卽降衷恆性繼善

成性天之賦人人之受天止此一理而已人但當於人倫天德孝弟忠信自弟子以至成人終其身由之是卽性與天道也其知者能知之謂之知性知天可

○宋儒將性言分○別○支○離○雖○能○言○言○切○實○如○此○

也其愚者不知之苟其所爲自在性與天道中不著不察亦可也其賢者能行之謂之存心養性以事天可也其不肖者不能行之苟其所爲不越性與天道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亦可也聖人之教及門如此其教天下人亦如此而不知教人以性與天道已盡於此矣使聖人必日提其門弟子而誨之曰此性也

此命也此天道也雖累數百千萬言究不出古聖人相傳一二語之大旨而謂又別有所爲不輕示之言不易傳之理吾得而言之發之必無之事也故孔子生平論說志道據德皆言性也求仁徙義皆言性也入孝出弟皆言性也忠君信友皆言性也齊治均平皆言性也以至一事一理一言一動隨所當爲而爲之皆言性也是夫子無日不言性無日不言天道無事不言性無事不言天道徙以子貢一語遂以爲精微不言之理而疑之不已惑乎自堯舜禹湯文武不

作孔孟之道中衰小儒曲學見天下由道者少畔道
者多爲善固天性習惡若自然告子荀卿之徒不能
窮天道之大原遍人性之大本執文武與民好善幽
切中諸家論性病根
厲與民好暴之見遂以性爲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當之執堯爲君而有象瞽爲父而有舜之見遂以有
性善有性不善當之有見於矯揉之爲性也則以杞
柳湍水喻之有見於生之謂性也則不難以犬性猶
牛牛性猶人比而同之有見於性爲渾淪之物也則
以無善無不善歸之以至言性惡言善惡混游談詖

說紛紜莫定數百千年以來求如孟子與時人反復
辨難卒歸於孔子繼善成性而正之者不可復得矣
有宋諸儒論性其有見於孔孟眞傳無疑似夾雜者
如天賦爲命人受爲性與五經四子書不悖者固多
其他與孔孟論性若合若離由其徒以言語窺測聖
人信所言不能信所不言疑所不言遂至弁疑所巳
言非眞有聖人不惑之知解如快刀利刃遇百家之
糾紛繆亂劃然剖之此程氏論性與橫渠所見畧同
反爲異端曲學牽引之明驗也且從來言性諸儒旁

見側出不能直見性體者止知氣質而不能知性止

此二語最平實千古仕人能知之千古下人不能言之

見性於氣質之中而不能見性於氣質之外今張程揭出氣質二字當知氣質與性譬若淄澠涇渭同一水而清濁自分使孔孟言性不言氣質言氣質不言性之故曉然其明而諸家小智穿鑿之說雲消霧釋性理千古常明於天下矣不意程氏反欲合性與氣質爲一而論之橫渠亦於氣質下加之性二字紫陽不得不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爲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之說解之推其論性之所本不過從告子生之謂

性○及無善無不善之說似出孟子言性○諸儒言氣質之上○又若佛氏能空其性爲獨得之遂有味乎其言而取以立說噫過矣夫從古聖賢論性如降衷恆性烝民物則人生而靜繼善成性性相近也天命謂性乃若其情人無不善皆言性不言氣質以言性不可兼氣質而言之也如生知學知困而知之安行利行勉強而行上知下愚中人上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皆言氣質不言性以言氣質不可兼性而言之也故言性可合

極尊常經書論一一剖點破如雲開見日

上知中人下愚而言者以性論性性止一性與氣質無與也言氣質不可合上知中人下愚而言者以氣質論氣質不止一氣質與性無與也性者氣之主也人之有性猶天之有命也天以命主乎氣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其恆久也如是然日月有時而薄蝕四時有時而災沴亦其氣爲之而天之所以爲天雖變而不易其常有命以主宰之也人受天之氣地之質而爲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天雖欲均之齊之而不能均之齊之者亦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天以自主之命

流行於人生氣質之中。使有是性以主之。雖明與強之人。得之而為君子。即昏與弱之人。得之而不為小人。此豈與所受於天之氣質。可比勢齊量而論之者乎。如性與氣質。可比勢齊量而論之。是何異國不統於君。師不統於帥。古聖人本天言道。首以率性教人。不可為訓於天下矣。此余所謂從古聖人言性不兼氣質而言之說也。若夫人之有氣猶天之有氣也以氣視質氣為精微矣以性視氣性尤為精微矣然而性非氣不足以行非質不足以立是性與氣質又相

合而不可離者矣不知性與氣質本相合而不可離性與氣質又相反而不可離者也譬諸烟生於火而足以滅火氷生於水而足以滯水氣質之爲性累又無可如何者也惟以性爲主能帥吾氣質而從之不以氣質爲主反得帥吾性而從之斯天下之明者益明强者益强而爲君子昏不終昏弱不終弱而不終流於小人故氣質之於人如分定而限之者天無如

（千古人言氣質千古人不能言氣質）

人何也人亦無如天何也雖上而帝王下而聖人無如天何亦無如人何也然性與天命同出一原人之

能自主者惟此○帝王聖賢○能教人以自主者惟此○雖有聖人至明至强一以道心制人心○雖甚庸人至昏至弱一以天理防人欲苟能尋性以權而主之○氣質（美惡○二字與善○惡相去天淵）之美惡不足言也人止知氣質與性俱來○而不知其爲必變必化之物○非若吾性可率可由之物也○此氣質之所以不可兼性而言之也○惟兼性而言之所以有性善性不善之說有性可爲善性可爲不善之說遂有無善無不善之說○此皆天下言性之人也○皆天下兼氣質言性之人也且直以氣質爲性而言之之

人也使其說中於人心而莫為正之雖有帝王之治
生心害政于真非慕擬
無以為治雖有聖人之教無以為教邪說誣民人欲
熾而天理滅不至同人道於牛馬比父子有何親不
止矣自晉魏以來人心放失至於今而未有已乃從
事孔孟之徒猶欲以性合氣質而說之亦獨何哉此
余所謂從古聖人言氣質不兼性而言之之說也

聖賢性道教人真如大路一條直指無隱異端曲
學吞吐曲折示人以難二氏為尤甚宋儒言語極
分明處必帶模糊墜入二氏窩巾不自覺也桂山
於千古蒙茸一道披荊剪棘劃然剖開此等筆力
直是鉅靈神斧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三

或曰程氏必以氣質言性者奈何余曰程氏所本不過告子言性之說而巳其言曰生之謂性氣卽性性卽氣生之謂也是以性與氣二名而同實殊用而一體矣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是不以性言善惡而以氣言善惡矣不以性之是善是惡明善惡以善惡之理屬之直以氣之有善有惡分善惡以善惡之理屬之矣又曰不是性中原有兩物相對而生是言性中無善無惡惡固不從性來善亦不從性來也又曰

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取后稷羊舌氏二人實之則
氣稟之生而有之也以氣稟之生而有之即可謂性
之生而有之也故直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性
以人之氣稟自幼巳然氣稟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
稟惡者性亦隨之而惡人生氣質爲主而性亦隨之
雖○能○破○堅○知○破○竹○迎○刃○而○解○若○此○
也止言氣質而不及性也雖及之猶不及也蓋程氏
自有所謂性之爲性者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纔說性便巳不是性也然而告子言性猶知以知覺
說性運動說氣程氏直以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不獨

惡不屬性善亦不屬性矣夫聖人言性善與端言性惡其旨相反從未有不屬性而言之從未有屬氣質而言之者也蓋氣質者無知之物也性者有知之物也天之氣天之命主之人之氣人之性主之也以草木無知之氣質視人物有知之氣質則有知之氣質似靈矣以人物有知之氣質視人物有知之性覺則性覺尤靈而不知氣質亦何知之有哉氣質之知知于性覺耳此可知人之不能舍性覺之有知如無知而以氣質之無知爲有知可知矣故孟子言性善不

徒以性之本善歸之○卽以性之能善歸之○卽以性之知善歸之○荀卿雖反性言惡其背道爲甚猶知以性（將性之根苗剔○出方可論性○）之本惡歸之○卽以性之能惡歸之○卽以性之知惡歸之○今程氏以善惡歸氣質○不徒以性之本善本惡歸之○卽性之能善能惡亦歸之○性之知善知惡亦歸之矣○夫氣質之爲氣質何爲者耶人受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質爲耳目口體其氣爲臭味聲色其大端不離乎飮食男女者近是其爲物也豈有知有覺之性可得比而論之者耶不可得比而論之者耶從

氣之輕淸言之則爲善矣從氣之重濁言之則爲惡矣從其與性相資言之則爲善矣從其與性相反言之則爲惡矣然此亦止可以美惡言不可以善惡言卽以善惡言亦止就氣質之本體而言氣質善氣質惡而已（分疏精細）猶人一身頭目手足皆氣質也頭目輕淸而居上以貴與美屬之手足重濁而居下以賤與惡屬之也非謂氣質中原有此善之理能使人受之而爲善人原有此惡之理能使人受之而爲惡人也若以（理有善惡四字最不可解）理有善惡屬之是氣質善者不必有性而自善氣質

惡者即有性而亦不必善矣又僅以后稷羊舌氏自
㓜善惡者言之一似氣質生而天定與性若無與焉
者舉天下㓜而后稷長而未必不羊舌㓜而羊舌長
而未必不后稷不知是其人之氣質自變自化而然
字字痛嗚咽談笑而道之
耶抑亦別有性以變之化之而然耶又恐天下之言
性者未必不以人之爲善爲惡終不得徒屬之氣質
也不得不由氣質之善而推以與性曰善固是性又
不得不由氣質之惡而推以與性曰惡亦不得不謂
之性嗚呼善固是性者聖人之言也有善有惡有惡

無善無善無惡者有異端曲學之言也程氏本無善無惡言性安得不以有善有惡歸氣質歸氣質而氣質不任受也又安得不仍歸諸性歸諸性而性任受善不任受惡又安得獨以任受善者歸之而以不任受惡者不歸之勢不得不分性而二之一爲不任受惡不任受善之性一爲任受善并任受惡之性哉噫從數百年來儒程氏淆背能爲註解分疏若此未之有也古大聖賢人止言性不言氣質而程氏言性必兼氣質從古大聖賢人言性止以善歸性今程氏言性并以惡歸性從古大聖賢人言性以一性明性之理而

有餘今程氏言性以二性明性之理而不足豈其然哉然程氏終以性爲不容說故雖說猶不說也又言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曰人性善是也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其言凡人天下之人也以明非程氏之說性也夫水流而就下孟子之以水喻性也水也者性之喻也下也者善之喻也故曰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今程氏之言水流就下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旨非孟子之旨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不煩人力者一水也有流而未遠則已漸濁者

一水也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者一水也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皆水也夫一水猶一性也性止一性水止一水也若此分清分濁水有數水是性有數性矣孟子言性止一水言善止一下故性如一水不問

斬釘截鐵

其水之清濁止知水之清者是性而濁者非性以濁者原非水之原本也善如一下不問其水之遠近止知水之無遠無近上而不下其清而無汚者是水之善清而爲所汚者非水之不善以清而爲所汚者亦非水之原本也故搏而過顙激而在山有所使之遠

而自淸近而卽濁亦有所使之皆與水無與與性無與也○今言在淸則水淸在濁則水濁不以遠近之淸濁論淸濁而反以水之本淸流遠流近而水亦因之有淸濁者一歸諸水而言水之淸幷言水之濁程氏之以水喻性雖曰言性直言氣質而巳矣是則以其喻性與氣質○料纔被棄一旦而○定爰書心謂○目明人氣質之不善遂以其性與同罪而無以别之不可○人人食首也若以其人爲不善乃氣質使然與性無與而必不以罪歸之是性也雖欲委氣質而逃其罪焉又烏可得哉故曰濁者不可不爲水猶言不善亦不可不爲

性云爾自不得不曰必加澄治之功夫言必澄必治猶言必變必化亦止爲氣質言之者也若程氏以水喻性其言澄治猶言性之必加澄治也從古大聖賢人言性止言知其性養其性盡其性不聞言變化其性也嗟乎性之爲性猶水之爲水是必澄之治之而始爲水變之化之而始爲性者哉又不得不言其澄之治之也不是將淸來換却濁亦不是取濁來置在一隅苟如是而言澄治又不歸諸性而歸諸氣質矣然則其澄之治之猶言變之化之非以其人有善有

惡之氣質。自變化其氣質。自必以其人有善有惡氣質之性。自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性矣夫以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自變化其氣質。其氣質之善者。固不足恃。恃其氣質之惡者。尤不足恃。此必無之理也。惟借有善有惡之性。猶有清有濁之水。所爲氣質之性者。予以變之化之之權。庶幾可收澄治之效耳。夫人之有是氣質也。其所稟善者。未必不終惡。所稟惡者。未必不終善。猶可以言澄之治之者。以其本無知也。今乃以無知之物。而又以有知之性入之。自必視氣質之

無知者有加矣人生有此無知之氣質其爲不善也雖有有知之性在吾氣質之外尚不足以變之化之今旣入之氣質之中不徒曰氣質而曰氣質之性是（惟具眼讀之始甚了瞭矣）氣質與性合而爲一矣氣質之有善有惡卽性之有善有惡矣氣質之不得與性比勢而齊量者亦可得比勢而齊量矣其助吾氣質爲善必不足而助吾氣質爲不善且有餘然則程氏之言澄治亦徒言澄治而巳烏足以澄之治之猶言變化亦徒言變化而巳烏足以變之化之哉自不能不取所爲澄治者而代

爲思之自不能不取所爲天地之性在氣質之性之外者非此變之化之必不可得而變之化之矣蓋以萬眾皃論此爲詩論人之性固生而有之氣質亦生而有之生而有知者謂之性生而無知者謂之氣質不謂之性故以有知治無知而有知不淪於無知以無知受治於有知而無知且化於有知自非程氏所爲天命之性不爲功矣乃程氏所言天命之性又不容說之性也所謂性中原無善惡兩物相對而生猶水之本清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不是將濁來取置一隅是無善無惡纖毫

不染之性非從古大聖賢人所爲有善無不善之性止有性之本善治不善之性乃一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必氣質已澄已治之後而自見之性也故又申言由他四錄進藏一一拔前舉露水之清性之善也不是善惡兩物相對在性中各自出來此理卽天命我無加損焉引舜有天下而不與以明吾天地之性本無加損而無所與焉者也及問人性本明何以有蔽又止言氣禀不齊亦不過學以勝其氣復其性而已終不言勝之復之以何爲主而本以爲學者安在也夫從古聖賢言變化氣質之理

所謂學以勝之而復之者其功無所不至一惟本天命之性爲主以勝之復之復之今程氏止言學以勝之復之終不以勝之復之之權歸天命之性以爲之主者以彼之所謂天命之性乃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性可言學以勝之不可言本吾無善無不善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以勝之可言學以復之不可言本吾無善無不善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以復之以無善無不善之性無所加於勝之復之心無

其心性無其性之性無所與於勝之復之者也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說也然而天下之氣質未有不學而能勝之者也天下之性未有不學以勝之而能復之者也其所為勝之復之者果安在乎亦不過謂人有生來止有識取無善無不善之性以存吾本覺至其所為耳目口體臭味聲色一切有為與生俱來者亦如釋氏惟禁之絕之袪之掃之一念不動湛然守之而已有澄治之名不必有澄治之實無澄治之多方收澄治之捷效此禪家所為直指人心坐而

見性之大旨○程氏本告子言性自爲得其義蘊發從古聖賢所未發者此也○

自孔孟而後言性無一是者皆由不識氣質二字宋儒言性頗欲將性字剔出氣質外止因不識氣質是無知之物遂將能運能動認作能知能覺遂將性字硬推入氣質中又將佛氏性空認爲說性最上妙旨不欲推入氣質中反復糾纏何異認賊作子桂山一一翻剝將氣質之性從空提出層層剝透使無一字依傍着落處而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始明真性理中最上乘文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四

然則程氏本此以言性明與孔孟有殊旨亦何所見而必如是以立言耶余曰自古大聖賢人之以善歸性而言之也豈其明知性爲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善之物而必以善之一言盡之哉而不知善之爲言言之至善之爲理理之至也其爲言之至理之至者非徒以人之性言人之性也（繫○守○于○從○根○源○上○發）推本於天之命而言之也人不能信人性無不善有不信天之命無不善者乎非徒以人之人倫天德在人性者言之也推其一

本於天之日月四時恆久不已而言之也人不能信吾人倫天德之無不善有不信天之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如是其恆久不已而無不善者乎且言性善者古之帝王大聖賢人無不如合一轍而言之使其所爲善者堯舜如是湯武未必如是是湯武之性必有（與千古不易之至理）不如堯舜之處雖相去無多亦必有微虧其性體者矣推之賢智之與愚不肖上知之與下愚其相去之分又可以道里計哉乃聖如堯舜視天下智愚賢不肖其人不必如吾之人其性無一不如吾之性兄湯

武之反之者乎使天下之人有一不如堯舜之性何以堯舜爲聖人不過自盡其孝弟天下之人豈必皆堯舜亦必使盡其孝弟何以堯舜爲聖人不過自盡其仁義天下之人豈必皆堯舜亦必使盡其仁義所爲能盡其性必能盡人之性以親九族而九族親以平百姓而百姓不以和萬邦而萬邦和豈堯舜一人之性可以率天下億萬人之性哉亦億萬人自率其性而已亦億萬人一如堯舜之性能如堯舜之自率者有以率之而已卽瞍之不慈象之不弟丹朱商均

之不肖而底豫者底豫忸怩者忸怩朱均不肖不足傳天下終不得以性惡歸之夫是以聖人在上自一家以至一國以至天下蠻陬島服之人無不遵其道而率之聖人在下自賢智以及中才以及顓蒙椎魯之徒莫不從其教以成之古之聖人亦何所恃而能如是哉恃人與吾同此性焉耳同此善焉耳今儒者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後又本天道人道而言性命必不以言善言無不善言性而必以有善有

非真疑真孫孟肯賢此非孫之旨

不善無善無不善諸說言性吾不知其何疑於性何

惡於性抑何疑於天何惡於天而必與古聖人言性如分道而馳者亦獨何哉究之諸儒雜說反復求之有何說爲明心見性之說何人爲明心見性之人耶然人止謂其不知性之爲性而已而不知其并不知氣質之爲氣質爲何如也人止謂其不知氣質之善惡非性之善惡而已而不知并性與氣質所爲善惡之善惡亦未嘗知之也予以人生所謂善之爲善何如者耶夫善之爲善非天之所爲善人雖以爲善非善也人之善卽天之善人人得而有之者也其所爲

〔剖析善惡二字使人人自知其所由來〕

惡者非謂善之本天而有之惡亦本天而有之也所謂惡者反乎善之謂也反乎天之善卽爲惡之謂也莫大於從人欲而反天理之謂也人孰不知天理之謂善人欲之謂惡乎人欲之大莫如飲食男女人讓一食則爲善矣人奪一食則爲惡矣人却一色則爲善矣人攘一色則爲惡矣夫辭讓之心受惡受下人皆有之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飢寒廹之者多矣羞惡之心父母媒妁人皆有之人之無良鶉奔鵲彊怨曠使之者多矣卽人自孩提愛敬良知良能人皆有之

及其長大私妻子而不顧其養未有不由食色而喪其天良者也如人性果有善有不善是少時有知愛知敬之孩提少時卽有不知愛不知敬之孩提不待貨財妻子而失之矣是一人有知讓知却有是良心

（指點如是能令頑石點頭）

一人有不知讓不知却無是良心不待飢寒怨曠而失之矣然後知天之爲天一有善無不善之天也人之爲人一有善無不善之人也以命之爲命性之爲性一有善無不善之性命也乃諸儒紛紛然終若不能無疑於性無惡於性而訾議未有已者亦徒爲人

生之氣質不可得而齊一者遂謂人生之有性亦不可得而齊一耳夫氣質之所爲氣質不過此耳目口體大欲存焉者推其與生俱來雖不得與性論善不善然亦未可遽謂之惡也古之聖人知其與性相資則爲君子與性相反則爲小人然亦知其與性相資而爲君子者惟此性足以制之與性相反而爲小人者亦惟此性足以制之也以人之性自有此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發乎至性之中行乎大欲之內未有不足以主之而制之者也其不能主之而制之非性之

○過氣質之過也○非氣質從欲之過○乃人不能從性而從欲之過也○然而聖人知人之多不能自主而自制之也○又必代爲之主而制之○以養以敎○所爲因其性以變化其氣質者○又何如也○惟在上之人失其所以養之敎之而後蚩蚩之民無以養其欲而給其求求之不得而貪生貪之不得而忍生忍之不得而殘殺生不流於元惡大憝而不已非獨其性之本然失之卽氣質之本然并失之矣古之大聖賢人○終不以其性之失○由氣質之故而歸獄之也○必曰民之爲道也○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陷罪而刑之○必
引而責之已者○非恕從欲之惡人○哀其人以不變不
化之故○喪其良心而入於禽獸也○由是觀之○人之○有
性亦豈有纖毫不善夾雜於性中者哉大欲之所存
大爭之所在即大慾大惡大兵大獄之所從出也天
下之大慾大惡莫甚於臣弒君尤莫甚於子弒父如
春秋蔡般莒僕楚商臣之徒有不由嬖寵內亂搆此
彌天大孽者乎聖人歎其由來者漸辨之不早辨其○
擧○幼○至○此○正○從○焉○惡○者○猛○醒○而○不○覺○
大旨反若尤其君父者非寬元惡大慾亦謂極人欲

之凶禍不過失天理之節防苟能從所由來而早辨之必不至潰亂若此之甚也此可知從古聖人雖極惡之人終不以其人之氣質爲必不可變化之物而孳孳然有望於人者非爲其性之本善而若是哉而程氏之論性論氣質與橫渠氣質之性之說明與聖人相刺繆促爲告子佛氏之詖說牽引而不知其非則何也

極平實之言至切當之理亹亹言之如聞所未聞

吾嘗讀其文而譬之眞如世人終其身俛首在日

下行止見光明而巳不知此光明從何處來只煩桂山向上一指即此便是乃始見日眞可歎也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五

或曰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未嘗直取其說而破之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孔孟千數百年後其說始入中國未嘗奉教於大聖賢人正其遯謬諸儒遂若前古聖賢猶未見及此本以立說吾子稱引五經四子書辨之此固張程所傳習久矣豈其一間未達明與孔孟立說有殊自謂發從來未盡之意假使起張程而面質之能令心折焉否耶余曰泰山之高

也遠而望之耳○非身登其巔不可謂眞知其高也至中坂有巔爲無以復加而止焉人止知其蔽于中坂之巔○不知由其不能眞知泰山之巔見中坂之巔遂有觀止之歎也○此其說卽余前言諸儒信而好古不及孔子之說也○故其本無善無不善論性不獨從其說而有疑于性且從其說而若有甚惡乎性者然如程氏言禽獸與人絕相似然其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致如營巢養子之類人雖甚靈斲喪極多惟嬰兒飮乳是自然非學其他皆誘之也夫以人性受于天

妙喻

本于命其知覺之靈始于孩提愛敬之良知良能極于聖人贊育之大德大業何一不本吾性之自然而有之今止以飲乳一事爲自然其他皆誘之是人自免懷以後愛親敬長參天育物皆非自然皆可謂誘之矣誘之爲言以其非本自然而爲之必教之學之勉然而爲之也誘之爲言卽老氏人性所爲一切皆僞之說也卽釋氏人性所爲一切皆妄之說也彼二氏以有生來一切本吾性所爲皆僞皆妄自必以彼有生以前有生以後一切無爲皆眞皆實矣程氏論

性至此不覺喟然太息于人之性反不如禽獸之性也禽獸不待教不待學人必待教待學禽獸營巢養子莫非不教不學之知能人含飲乳孰非必教必學之知能禽獸終其身爲禽獸乃不斲不喪其天眞之禽獸人終其身爲人乃日斲日喪其天眞之人故禽獸生死一無善無不善之禽獸人之生死一有善有不善之人以禽獸無誘而人皆有以誘之也故人之爲人其爲聖人爲君子爲賢智之人皆有所誘之而爲善之人其爲惡人爲小人爲愚不肖之人皆有所

言之有心

誘之而爲不善之人而性之所爲無善無不善者自
若也爲此說者止因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旣
未嘗一取而論辨之而告子又未嘗直指此性本來
所以無善無不善之故止能言杞柳爲桮棬湍水決
東西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諸說無非指人生而後所
謂非本然而誘之者言之孟子亦卽以人生而後是
本然而非誘之者折之耳今程氏旣主其說不得不
取一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自必本佛氏自無始
來本無一物卽心尚無心性尚無性況六根八識尤

爲人生孽障之說說之蓋佛氏之教其弟子○亦如程氏所爲不容說○說而不說者也○故其弟子之能悟者○亦其師以爲悟而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悟而可之也○其疑者○亦其師以爲疑而不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疑而不可之也○所爲無上秘密之旨○可以口傳○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一切呪偈○多胡語○不可翻譯○皆不可說而說之○即說之而猶夫不可說也○程氏以爲吾欲本其旨以發其義又安可徒如佛氏說猶不說無所徵驗之言以說之自非取一可徵可驗

者言之其事其理如指諸掌何以使人曉然心悟而悅服之耶故特以人與禽獸相比擬使禽獸之本來無善無不善見人之本來無善無不善亦見而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亦見矣余嘗由其言而推之彼以營巢養子言禽獸之性然可也言禽獸性之有知而然亦可也以言禽獸有此性此知卽謂禽獸（知此破解彼曰當空絕塵緣析）此性此知之善不善而然不可也如鳩之不能營巢鶴之不能養子不可遂謂禽獸有性不善卽莫不營巢不若鳩之不能營巢莫不養子不若鶴之不能養

子遂謂禽獸有善無不善亦不可也以營巢養子可
以性言不可以善不善言也人之嬰兒飲乳自然非
學雖謂之出于性出于性之知不得以性之善不善
言之亦猶是也蓋飲乳自然固不可歸之不善性本
無不善也若即歸之以善是性又本善矣此程氏不
從人生後誘之者說而從人生初自然無所誘者說
使人知嬰兒飲乳而外不獨知愛知敬非生而有之
凡嬰兒之知覺運動古人所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稍一涉善與不善皆非生而自然無始以來之本然

矣嗟乎千古聖賢言性其言有善無不善如此而程氏言性必本無善無不善如此程氏豈未嘗取而反復深思發爲此論使人讀其書一如讀告子佛氏之書而信者半疑者半耶嗟乎此其說以言人生本無善不善未爲不可然非并性而無之并性之知而無之猶未可言也夫飲乳雖出自然猶是嬰兒之性猶是嬰兒之性之知是嬰兒自無始來不能不具此性此知而來由飲乳而充之其性必非飲乳之性而已也由飲乳而充之其性之知必非飲乳之知而已也

人徒見嬰兒自飲乳而後由弟子以迄成人知識日益長行能日益茂雖至爲君子爲聖人曾有一事如嬰兒飲乳不待教不待學自然之知能可比類而稱道之耶是止以嬰兒論嬰兒○不可以少長○論嬰兒○不可以成人論嬰兒矣○夫少長卽嬰兒之少長成人卽嬰兒之成人○而必不可以少長成人與嬰兒並論者○以少長成人之知能非嬰兒之知能也夫少長成人之知能○固非嬰兒之知能豈少長成人之性覺亦非嬰兒之性覺耶乃必謂飲乳一事是自然○其他皆誘

之說亦不必然之理也今夫木之爲物其始一仁而巳豈有所爲含苞有所爲吐花有所爲結實可得而指數者耶及其萌芽甲析而含苞者含苞吐花者吐花結實者結實此可爲仁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爲仁中自具之物耶鳥之爲物其始一卵而巳豈有所爲羽毛有所爲血肉有所爲皮骨可得而指數者耶及其精滿氣足而羽毛者羽毛血肉者血肉皮骨者皮骨此可爲卵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爲卵中自具之物耶人自嬰兒離母腹時混沌無知其神完其天全謂

妙喻曲折舌上生花

飲乳爲自然固自然也然飲則知飽而不飲則知飢不飲而飢則知啼飲而旣飽則知笑者不可謂非嬰兒知覺之性之所由始其他特蘊而未發耳自是而教以愛親從兄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愛之從之其心若有安焉者一如飲乳之笑不愛不從其心若有不安者一如不飲之啼誰爲爲之耶自是而教以謹言信行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謹之信之其始若有所不能及一如不飲之啼謹之信之其後又若有所不能已一如飲乳之笑又誰爲爲之

耶○自是而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純乎致而學之矣（析義不盡必不能內則外徹）然紛華靡麗誘而去之者多矣其不爲所誘而强立不反者此其人徒恃有生巳耳之功乎抑不能不恃生初性覺之力乎自是而其德爲人倫天德之德其業爲成巳成物之業其人爲至聖至誠之人其與嬰兒相去蓋遠矣乃孟子猶追而辨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蒙聖之理在胸中嬰兒人人如無心無目）孔子猶謹而重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亦獨何哉出是言之人之嬰兒猶木之始生于仁禽之始生于卵飲乳而後無一

是嬰兒之事無一非嬰兒自具之事無一是嬰兒之
理無一非嬰兒自具之理其事其理無一非嬰兒待
教而知待學而能之事理又無一非嬰兒教亦教其
天性自有之知學亦學其天性自有之能之事理也
猶木之不見含苞吐花結實于仁中而無不在仁中
鳥之不見羽毛血肉皮骨于卵中而無不在卵中耳
然此猶就人性之本善者見之更有為不善而不失
其本善尤足以見之人自孩提以後物欲誘之孟子
所謂喪其良心斧斤伐木萌蘖殆盡矣而平旦之氣

好惡近人從何而生使非本孩提自有之性而欲于物欲充塞中求之必不可得之數矣又若反道敗德九刑不忘一旦悔禍自怨自艾如竺曇秀所爲浣灰滌腸抽刀刮胃卒成善士爲世稱歎此又非孩提良知未泯未絕又安有終其身爲不善一旦能悔能遷如是耶此可知人性之有善無不善不以生初而有不以老死而無不以孩提無誘而有不以長大日誘而無此又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也論者謂天地初闢悶悶淳淳一如嬰兒及其風氣漸開真朴日

散老莊之徒皆造物之不仁詆聖人之作僞造爲塞人聰明愚人耳目之說以挽之苟如是自渾敦氏以來其人之元本日斲日喪如江河日下而流于異類不知于何底止矣且風氣之日漓如是生人之日漓如是其生嬰兒之日漓亦復如是矣乃即天地生嬰兒者觀之由今玆以溯邃古其神完而天全初未嘗以風氣日開少變其始至于淳粹之君子朴茂之小人何時無之何地無之此亦足以見天之生物人之受生萬古一日無始無初可類而推之矣由是言之

程氏何嘗以嬰兒之性說嬰兒哉亦從以嬰兒之氣說嬰兒而已矣若如老氏還淳反樸復歸嬰兒之說自必人生終其身爲嬰兒以保其無善無不善之性一日不爲嬰兒則一日有善有不善一日不得有其性矣而老氏陰狡悖逆生于心而發于言者又何多乎哉其能歸嬰兒與不能歸嬰兒又當何如也

凡執一事一理論人論物不能通徹言之皆由見理不真桂山無一語一言不通徹止以一理貫之橫行倒撞頭頭是道此通儒之所以難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六

或曰程氏言犬牛人性不害爲一且有鉛鐵性殊點化爲金之說夫禽獸與人其性殊絕矣雖有聖人不能以變化人性者變化之豈佛氏以一切含靈皆有佛性禽獸死生悉能度之而云然耶余曰儒者而信佛氏之說亦徙以其言無而信之耳從事聖人之門止能信聖人言有不能信聖人不言無者爲有是無耶抑無是無耶故二氏言虛言無一若信其理之本有者然夫既已信之則彼之所爲無者信之矣卽彼

之所爲無而有者亦信之矣即於彼所爲無而有有

○文○言○妙○論○非○賢○所○及○

而無者亦無不信之矣凡物之性吾儒亦未嘗不以與人近者言之然其氣質與性究不可以人之聖凡智愚相去無幾者比而論之也聖人能盡物性能使物自遂其生自全其性而已佛氏于禽獸其生也謂能馴之化之其死也謂能超之度之其所爲馴之化之者如鳥之食其掌巢其頂人雖神其說然亦不過如劉累之豢龍海客之狎鷗而已耳至禽獸而度爲人有自化爲王物亦成佛諸說佛氏從有言無從無

言有無不可隨其意所欲言而言之犬牛人性不害
不訾其妄而妄自見
爲一鉛鐵性殊點化爲金不過取以証其說之不誣
耳然而天之生人生物輕清重濁相去不啻倍蓰矣
天不能使物不從重濁之氣而爲物佛氏獨能使物
入輕清之氣而爲人是天能生物佛氏能化物天一
日不知生幾千萬億物而不能使一物化而爲人佛
氏一日不知化幾千萬億物而能使無物不化而不
爲物然而天之生人與物百千萬億年如斯矣人猶
是人也物猶是物也生者可見而化者不可見人雖

由其言無而于其凡言無者無不信之子又何必以
吾爲不然而姑信之耶或曰程氏又言人之于性猶
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夫人之爲人猶日之
有體也其有性也猶日之有光也體與光二而一者
也今以人如器器之受光莫如鏡天命之性如日之
光賦人于氣質之中一如鏡受之而有光是人之氣
質非天之氣質猶人之器非天之器也其性乃天之
性非人之性猶鏡之光乃人之光而日之光乃天之
光也天與人若無與也天之性與人之性又若無與

也此從古言性所未曾有之喻言也嘗有問黃勉齋
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在未受生以前
可謂天之命不可謂人之性勉齋答以天命之性未
嘗不寓氣質之中或以既有此性在氣質中何以形
而後有之性又有善惡之不同勉齋答以氣有偏正
性亦隨而偏正或又以如此則性既隨氣質而善惡
自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何以又有未發之中
之說勉齋又以性固爲氣質所雜矣方其未發此心
湛然氣雖偏而理自正及感物而動雖至善之理聽

命于氣而善惡判矣其說如此愚謂程子受光之說明以器之光日之光而二之矣卽所謂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是也勉齋以爲天命之性原在氣質之中氣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天命已隨氣質而變又安得復有天命本善仍在氣質中耶故以未發爲中詰之勉齋又謂未發自正感物而偏是天命之性在氣質中止可未發而靜則有之已發而動則此性旣隨氣質而善惡矣是徒以一動一靜分氣質天命爲二性而言之勉齋爲張程解不本張程之旨解之蒙有

惑焉願聞其說余曰子于受光之辨可謂明且晳矣此正張程分性而二之之本旨也或人問勉齋辨析純正而勉齋所答絕非張程本旨張程本分性爲二而論之勉齋仍歸性于一而解之是以巳之可解解張程之不可解猶紫陽無形有理爲圖說解伊川理一分殊爲西銘解也蓋自有天地生人生物以來○氣與質爲類者也然從未有不識氣之爲氣○而可以質爲氣不識質之爲質○而可以氣爲質○性與氣質爲類者也○然從未有不識氣質之爲氣質○而可以性爲氣

質。不識性之爲性。而可以氣質爲性。雖小儒曲學紛紜雜出而論性。究不能出從古大聖賢人言性而自立一說者也。惟張程論性自謂能發孔孟所未盡。總緣惑于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不知氣質之爲氣質。遂以氣質無知而爲有知之物。不能以性之有知表而出乎氣質之上。使性得而主之。反以性之有知推以入乎氣質之中。使氣質得而主之。惑于佛氏自無始來本無一物。與告子無善無不善有合也。此等妙義非從孔孟座下耳提面命來那得有此性學[illegible]說

弁不知性之爲性。遂以性爲有知而反若無知之物。

不能于性之惺然而覺秩條有理而本体者求之必于性之冥然而寂渾淪無物雖有而若無者求之此其視氣質之能運能動不得不以不善歸之也必矣又安得以性之能知能覺入乎能運能動之中止歸之以善不歸之以惡者哉是其視氣質之能運能動罔已惡之矣況以性之能知能覺入其中而與爲不善有不惡之尤深者乎又安肯以與氣質爲不善之知覺反而入彼無善無不善自然之性覺可與證本來之果者耶故從佛氏之本有謂人自無始來賦此

運動之氣質卽賦此知覺之性而爲人使人自以其知覺知覺其運動自以其運動運動其知覺不過爲（言此者遮而使讀其）能知覺能運動之人自成其爲人而已我獨不以人之氣質爲氣質卽不以人之運動爲運動不以人之性爲性卽不以人之知覺爲知覺不以人之知覺止知覺其運動人之運動止運動其知覺而以合吾氣質之運動而求其不運不動合吾性之知覺而求其（佛氏立教根本即覺於此何處可存行是謂）無知無覺合吾天所已付之氣質而求吾未賦氣質之先合吾天所已付之性而求吾未賦性之始吾視

吾與人同付之氣質○其能運能動○直臭腐視之而已○
吾視吾與人同付之性○其能知能覺○如器之受光○非
日之本光○直糟粕棄之而已矣○張程有味乎其旨○故
不○惜○以○入○氣○質○之○性○為○非○性○委○而○棄○之○以○歸○于○氣○質○
自○求○其○所○為○無○善○無○不○善○之○性○于○氣○質○之○外○以○為○此○
眞○天○命○之○性○也○告○子○之○言○佛○氏○之○說○豈○欺○我○哉○又安
有如予所言人之有氣質○猶日之有體○人之有性○如
日之有光○不○欲○以○一○性○分○而○二○之○哉○至氣質之性形
而後有之說使未受生之前○更○無○有○性○則○可○如其有

之是形而未有之先又有一性矣夫形而後有卽嬰兒出離母腹時有是形卽有是性者也若天地之性在未受生以前必在嬰兒未離母腹時先有之是天地原有二性賦人一則未形以前賦之一則有形以後賦之雖天下至愚之人有不知必無是理者乎或人求其說而不得以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歸諸人以天地之性在未受生前歸諸天故曰性固善矣于人何預此亦可謂善疑亦可謂善論矣然張程本旨正欲以形而後有歸人受生以前歸天分而二之不以

剖析函析層樓下能殺天尺寸

爲怪者也勉齋乃以天地自然之性卽在氣質之中
是又取其所分之性而一之也何以解或人之疑哉
故又以天地自然之性旣在氣質中自必有善無不
善矣然其有善有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勉齋又以
氣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氣質善惡與性若無與
但氣質旣有善惡性亦隨而善惡是性以氣質故一
如爲法受惡性亦何所辭哉乃此時何以反舍天命
之性不問又止執所爲氣質之性別爲一性而歸獄
之是一人之身一與氣質爲類而受惡之性一不與

氣質爲類而不受惡之性天下之言性其穿鑿更有甚于此者耶夫從古大聖賢人之言性也以人生本正之氣質此與天地之性相近者也由是而善天命之性未有不居其功若本偏之氣質此與天地之性不相近者也由是而不善天命之性自不得辭其責以天命之性能與氣質爲善亦能不與氣質爲不善者也如亦與氣質爲不善其罪又安所逃哉乃何以按其罪又必別立一氣質本無之性名之以性而坐之而天地之性其爲過之尤而罪之首反若一無所

與焉者此理之不可解者也或人自必以氣質之不正此時天命之性復何在乎以子思未發之中詰之勉齋不得已而止就已發未發論之夫子思之所爲已發未發是君子戒懼愼獨爲中爲和存心養性後驗之者也勉齋乃就凡人言其未發此心湛然氣正而性自正及其已發聽命于氣氣偏而性亦隨之且謂先師所云未發已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爲解不知此特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近人日晝所爲牿亡已盡論氣而已與子思言修道君子已發

未發爲中爲和了無干涉余謂勉齋解二性之說以一性解之猶紫陽之解圖說伊川之解西銘不解其近二氏之說而徒以孔孟之解解之者也

凡爲異端下針砭必使異端之病根無不發露然後以聖賢國工之手針砭之宋儒攻二氏止以我攻二氏不能以二氏攻二氏輸桂山一着在此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七

或曰橫渠說氣質加之性二字乃又有天地之性之說究竟氣質是何性不與天地俱來者耶天地是何性不與氣質俱來者耶又云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存焉則是天地之性本在吾氣質中反之養之卽變之化之之說也不獨氣質無知之物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卽氣質本無知加以有知謂之性者未有不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矣乃又云惡盡而善亡不言善而止言性與程氏言性同而言繼善成

性則尤與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橫渠既以性屬氣質又言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存是以氣質之性不可謂性必天地之性始可謂之性也夫氣質無知本不可言性之物而亦以性言是不過以性與氣質同賦于天有是氣質即有是性有是氣質之運動即有是氣質之知覺既以不知氣質者屬之以性自必以不知知覺之屬性者并以屬氣質焉耳余姑舍氣質之無知覺即以彼言有知覺者論之夫天地既賦人以有知有覺之性變化吾氣質矣又有一有知有

覺氣質之性。與吾天地之性。相持于變之化之之間。人心道心。交戰于胸中。有二性。卽有二心。譬諸兒桑之小人。與善柔之君子。交手相搏。其不勝也。必無幸。正。襟。危。坐。而。談。渡。涇。邪。道。之。詞。何。從。而。入。。。。矣。是天下之性。未必不皆爲有惡而無善之性。又未必不皆爲有惡而無善之人。亦已久矣。然則從古聖人于冥冥陰騭中。識取天止一命。人止一性。所爲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登其止能識取天地之性。不能并氣質之性。而識取之。恐亦必不然之理也。乃又曰性未成善惡混。夫此未成之性。必非人生以前未受

之性此時天命之性安在爲所混不爲所混果何如者耶且謂歷歷而繼其善吾不知善惡混時必求善而繼之憑何性而繼之苟天地之性吾生而未受之則與吾本無與者也苟生而已受之則與吾氣質之性一善一惡並立其間自非本吾天地之性以制吾氣質之性戰克而爲主于中未有能歷歷而繼其善者也（按闕至無可據闕處始以本來面目）如是則天地之性在吾性中其爲本善可知矣氣質之性在吾性中其爲本不善可知矣以善制不善則善爲主而吾性之本善可知矣以吾性有知之

善制吾氣質無知之不善即制吾氣質本無知又有
性而有知之不善則以吾有知之善爲主無論氣質
中有知無知之不善孰敢不變而爲善而吾性之本
善又可知矣何以又云惡盡去則善因以亡又云舍
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夫性未成善惡混時尚欲繼善
以去惡使性成其善豈有亹亹繼善若此惡既盡矣
性巳成矣純乎善矣何以反云善因以亡然則吾亹
亹繼善所繼之善其善安在而可云亡耶是明以性
未成善惡相對混而不分見惡斯見善而善可見故

善不亡及惡盡去獨有善止見善不見惡惡既不可見善從何見善猶無善不亡亦亡亦不過明無善無不善一語而已夫性之本善非惡可混夫人而知之乃云善惡混徒以氣質混之也以氣質之混故云惡今亹亹而繼其善善繼而惡去惡盡去而純乎善此正性成之時無論其所謂成者是天地之性耶是氣質之性耶可以性名即可以善名乃橫渠又若止可以性名不可以善名者此又何說耶如以天地之性不可以善名此告子佛氏之本旨告子佛氏言之可

也。若氣質之性。張程之言也。其始之善惡混者。今則不混矣。且惡盡去而純乎善矣。其善養善反用力亦已至矣。何惜乎善之爲善。不予氣質之性必云善因以亡必云舍曰善而止曰性。嗟乎、此張程以人生之性乃善惡混之性。卽善惡終不混不得歸之以性。卽欲歸之以性。亦必歸之天命之性而後可謂之性也。所云善反善養則人盡而天者可以性名。不可以善

一致永平一渡復必神妙至此

名終不欲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歸之以善之本旨不已情見乎辭哉。由其說而推論之、其所謂天地之性

即佛氏湛然寂然不落陰陽獨存本覺者是也其所
謂氣質之性即吾儒降衷恆性有物有則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者是也佛氏之性但從無始認取本來一
切六根八識止須屏之絕之後所爲從火坑而吐青
蓮者是也吾儒之性去欲存理戒懼慎獨以言氣質
必變之化之以言心性必操之存之彼所爲淘沙而
見金鑿石而得玉者是也取二家而較論之從吾儒
者用力苦而登岸難一似強勉而爲之者也從佛氏
者見功速而取徑捷一似自然而得之者也儒者惑

其誣不獨張程爲然矣故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明以天地之性歸佛氏而以氣質之性歸吾儒以吾儒卽由戒懼愼獨以致中致和不過以氣質之性自治其氣質而已必至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存終不以天地之性屬吾儒之本旨也終不以佛氏

讀孔孟書不讀桂山文未可與二氏對壘

無善無不善之性而又入乎有善有不善氣質之中又爲善反不善反善養不善養而受其功過之本旨也故雖儒者性成必合善而言性以明儒者言性必通乎無善無不善之佛性始爲性又安用徒以性爲

善而言之哉又恐世之皆其以儒而逃墨也故一性也分天地氣質爲二以別之其旨肆而隱其辭曲而游無非發明告子未盡之言佛氏已洩之秘與孔孟立說迥別不得已又止以孔孟論性乃極本窮源一語推而遠之而自佛其說者也

橫渠繼善成性之說宋儒皆議其多紫陽直以不知性非之然止非其與吾聖人言性相悖謬而不知其暗入二氏窠臼中雖明與聖人相悖謬而不惜者也若留一字疑義不爲洗滌淨盡雲霧千重即從一字起障不至無天無日不止千疊苦心萬疊苦言吾讀盡古今萬卷書不曾有此等文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八

或曰橫渠宋之大儒其格物窮理必造其極豈眞無見於告子佛氏之說超出孔孟之上背舍從古大聖賢人言性特立二性之說以疑天下之人乎余曰氣質而加之以性考諸三王而繆俟之百世聖人而惑有所不能免者也其不免於惑且繆者由其不知氣質之爲氣質卽不知性之爲性耳夫氣質之爲氣質天下至愚之人誰不知之吾謂其不知者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以謂之不知也非徒不知氣質

而已也并不知善惡何以謂之不知氣質也以無知
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性之有知者反使氣質得而
操權譬猶莽操篡漢閏位餘分而以正統歸之也何
以謂之不知善惡也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
性之純乎善者反使氣質之不純乎善者與爲同過
譬猶大禹神智疏河濬川而亦以圮族棄之也余前
言已論之矣今不得已更以氣質之爲氣質與子言
之人之有氣非人之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非人之
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非人之性天之命也氣質性

神清理足文采蒨流

命天與人合而有之氣質非先性命而有性命亦非先氣質而有○所爲二而非一又一而非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天一混沌之物耳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爲命地一塊然之物耳人有氣質而無性一血肉蠕動之物耳故天與地雖分○人與天地雖分而性命氣質合則有而分則無者也天有氣而無○如○此○說○氣○質○與○性○猶○有○牽○强○支○離○爲○說者與甘心爲異端之人命固不可以爲天天有命而無氣亦不可以爲天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爲命固不可以爲地地以天之命爲命而無其質亦不可以爲地人有氣有質而無

其性固不可以爲人人有性而無其氣與質亦不可
以爲人此性命與氣質天地與人一有而無不有必
無先有天地與人而後有性命先有性命而後有天
地與人自然之理也今橫渠以性未成立說是以人
性有成時有未成時言矣而不知性之在人不可以
成未成而言者也其以成未成言者乃受性以後人
之事而非天之事也人受天所付之氣而以耳目口
體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卽受天之性而以仁義禮
智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天爲付性之天人爲受性

之人既已付之受之而有之矣又何未成之行哉若舍天無所爲而爲之成言人有所爲而弗爲之未成止可言人未成不可言性未成此聖人所以繼卽言善成卽言性中庸所以命卽謂性率卽謂道者是也故曰誠者自成也苟其人不能以自成者成之直謂之不誠而已直謂之不誠無物而已於性之本成何與乃欲以天之付有是性而亦以未成言之不亦謬乎然則性未成之言自必其人繼善成性之物不繫之人不繫之天繫之非天非人之間虛其位而言之

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一本無之性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之性非人生而後有善必繼疊疊然銖積寸累而始繼之善有性必成疊疊然爲仁爲義爲孝爲弟而始成之性亦猶夫告子杞柳湍水之説而已此余之不能爲橫渠解者也且人之有是氣質即有是耳目口體其欲之大者莫如飲食男女雖天地之大看得氣質淺自看得深淺總無人説到此無是氣質則已有是氣質其不能與人二之者必然之理也二氣感應絪緼化醇天資地而不亢地資天而不孤化神奇爲臭腐化臭腐爲神奇亦猶人之有

飲食男女而後有生成之功也故人之有是氣質即有昏明强弱之不齊未有不本陰陽五行純雜之氣而有之者也即在天亦有晝夜晦明之不時在地亦有山川風土之不一人之氣未有不因天之氣人之質未有不因地之質而有是昏明强弱之分殊者也然此固不可以善言亦未可遽以惡言也即以昏明强弱之不齊耳目口體之有欲謂之善惡混猶可也若性則繼陰陽之道而成之本無不善而云性未成善惡混者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之說也夫性不可爲

氣質氣質不可爲性而言善惡混者亦不過以性與氣質生初同賦即以混氣質者混之耳夫氣質雖有性不變不化可以混言性雖有氣質能變化其氣質而不爲氣質所變化不可以混言者也豈非不知氣質無知而性有知徒以其不可離即爲本可雜之明驗耶況人之氣質其爲昏明爲强弱亦猶耳目口體之附身而不自知者也使無是性與之俱賦而來其與草木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亦復何殊其

言至此總不知氣質能如四子書必非詳讀四十書人

明與强者自明自强亦不得而知其明與强也其昏

與弱者自昏自弱亦不得而知其昏與弱也惟有是
知覺之性與氣質同具於陰騭之中故均是人也與
之明理此能明而後不能即明始得以昏別之與之
行事此能行而後不能即行始得以弱別之然其分
自在氣質與本然之性覺無與也賢知之明與強由
吾本然之性覺而能益明益強亦氣質之輕清而明
且強耳其視昏且弱者雖過焉其過焉者自在氣質
與性無與也愚不肖之昏與弱雖由吾本然之性覺
而不能遽明遽強亦氣質之重濁而昏且弱耳其視

明且强者雖不及焉其不及焉者自在氣質與性無與也呂與叔云三人一目而別乎色一居寢室一居帷帳一居大庭所見不同蔽於厚薄耳蓋言明止一明猶性止一性其昏明之不同由氣質之不同耳故耳目口體人之所爲足以累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爲不足以累性昏愚柔弱人之所爲不足以達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爲無不足以達性橫渠乃執一性未成善惡混之人使之亹亹而繼其善必俟惡巳盡善幷亡而始見天地之性是天地之性眞所爲無善

無不善冥然寂然一無所爲之性而已矣其言繼善既不本此性繼之以此性爲性之用其言成性亦不本此性成之而反以此性爲性之體此又余之不能爲橫渠解者也且古之聖人其教人以復其性也未嘗以分氣質者分其性亦以氣質無知之物苟能以性之知覺爲主而變化之性雖不與氣質同體而氣質且能與性同用者也故古之聖人不徒以人之道教人一本乎天之道教人者也天之生人必有是耳目口體而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飲食男女

而有以生之使人又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昏明强弱之人使强與明者有以生之必使昏與弱者莫不有以生之也天地生物之情在是天地生物之道亦在是也夫天之生人有以生之如是生之而又使自生之如是生之而莫不有以生之如是而無是性是心以爲之主而僅有以生之則亦猶夫草木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故有是性有是心而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存焉卽有明聰恭從存焉有是性有是心而後飲食男女有飢則思食壯

非止明聖道與二氏對針鋒其旨直

則思室存焉即有食則有其力室則有其別存焉有是性有是心而後昏明強弱有其知其由存焉即有生安困勉存焉此聖人本天道而爲之即本天之成人與人之自成之道而爲之者也故天生人有是欲而無主以制之不能無自亂之勢天生人有是氣質而無主以變之化之不能無自棄之憂天若曰吾與（此直以天與人賦性命教之大片一貫而言之）萬物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爲主而誰爲雖天與地同一道也天亦不能讓於地而獨有之是以言氣質雖合天地言之言性命之理必歸之天而曰天道

聖人若曰吾與人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爲主而
誰爲雖聖人與人同一道也聖人亦不能讓於人而
獨有之是以言人以均是性命均是氣質言之而言
盡性至命之天道必歸之聖人而曰聖人之道聖人
尊天而不敢自卑其已有其形必踐是形有其欲必
正是欲有其性必盡是性以成已又盡是性以成物
能使天下有欲一如無欲有氣質一如無氣質人人
有其性一如吾一人有其性所謂經大經立大本知
字字爲吳澄說法
化育推聖德之極至曰至誠誠之爲言實也有也眞

之謂也反言之爲無妄妄之爲言虛也無也僞之謂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命之不已至誠之無息之謂也又曰不誠無物命之不已而可已誠之不息而可息之謂也不已不息其爲物也至實至眞無時不有矣又何終始之有窮有極哉可已可息其爲物也一間之虛虛則無矣一毫之僞僞則無矣尚何物之有尚何終始之有哉此聖人教人復其性人之從聖人而復其性未有不以去不善而存善爲旨者也惡去而善存善存而性盡性盡云者盡其有善無不善

至誠無妄之實有者而已今橫渠云性之成也不曰惡去善存反曰惡去善亡不以有誠無妄可言善者言性乃反以無誠無妄不言善者言性吾不知橫渠以有誠爲善無誠爲善耶有妄爲善無妄爲善耶以至實至有爲成性耶以至虛至無爲成性耶此佛氏以吾儒之實爲虛以彼之虛爲實以吾儒之有爲無以彼之無爲有以吾儒之眞爲僞以彼之僞爲眞總之以吾儒之至誠爲妄以彼之至妄爲誠而已儒者惟不能知吾之至實至有不能不信彼之至虛至無

苟能知吾儒至實至有之誠而不妄自不信彼至虛至無之妄而不誠其於性與天道可謂能知之者矣又何至如佛氏今日斷六根袪八識而曰是皆妄也明日言心有其心性有其性而曰是皆妄也而不自知其所爲妄者非妄眞者非眞徒自反天道背聖人終其身自以爲道而已矣

發明氣質與性二義直從有天地以來至實至有之理不徒說性爲至實至有之理而已也能知天地之氣質不與性離不與性離始知得聖人易有

太極四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九

或曰佛氏以吾之有爲妄以彼之無爲眞故人止知彼以吾之有爲妄而已從未有取彼之所爲眞者反從而妄之也吾子之言不幾如昔人庸詎知彼之所爲妄者非眞彼之所爲眞者非妄以資口辨云爾耶

余曰非也告子之論說彼自見爲眞而不妄矣孟子止以切實不虛者折之今其書具在人人讀而知之也此豈昔人堅白之辨所可比論者耶佛本身毒國之人其人物風土與西域諸國略同天于彼國生此

一人亦可爲超乎其族類者矣彼習見其風土喜淫好殺多由飲食男女而起因貪而生嗔因嗔而生癡相爭相殺而無已究不免于生老病死爲人世虛生之人故其教以不茹腥不畜室爲大一切耳目口體謂之六賊設爲五戒自守以教人此其視天生耳目口體如蟊賊之食苗心者然必欲除而去之者也豈復有與人同此飲食婚宦之情者哉其視一身虛幻猶復厭而苦之又安知人倫爲何物肯過而問之然彼雖不知有身而舍其身不知有君親而背其君親

未嘗不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者也彼既
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又豈不知彼之此
心此性與吾中國聖人此心此性亦豈有二哉彼知
彼之心性與中國聖人同自常與中國聖人存此心
養此性與中國聖人亦有何殊彼惟不知聖人以吾
一身所有本諸天地吾本天地之以命主乎氣者以
（舍遊之解一有字）
其性主乎氣不惟不知且不能爲也不得不出于舍
色身而求心性之一法使其所求于心性者亦如吾
所求于心性以求其心性則彼之所求于心性者必

不可得而求矣吾儒之心性必有是仁義禮智之根于心者也必有是人倫有是成己成物之全乎性者也彼方棄其身如棄臭腐割其愛如割贅疣而反肯以吾性之所本有奪彼心之所欲無其視之也一如六賊之賊其性者等耳故空一身之色相必空一心之色相自謂性之爲性寂然不動湛然常明而後彼之所認爲本無之體者自在也彼又以人之生死雖殊神常不滅吾能以吾淨修之力自制于生時不能自主于死後是徒能了生不能了死凡吾之爲此非

徒爲生而爲之爲死而爲之者也故必使六根斷入
識空獨存其本覺而後可以出輪廻証無生故佛氏
之道不徒無色無相爲空而已也苟無其心無其性
猶若有心性存焉者亦不可謂之眞空也然彼之所
爲無其心無其性者不過取彼心性中實有之理一
切空之謂之無心無性耳謂能并取彼心性之知覺
○必○從○彼○無○所○謂○虛○寂○之○論○出○○○○○○○○○
而空之謂之無心無性并其知覺而無之可乎不可
乎故以彼所爲空虛者論之則不獨色相可空卽心
性亦可空矣以彼所爲寂滅者論之則不獨色相歸

寂滅心性歸寂滅即知覺亦歸寂滅而後可謂之寂
滅也何者色相不寂滅固不可言無心性不寂滅亦
不可言無知覺不寂滅亦不可言無無之爲道一無
而無不無者也有一不無不止一不無而巳也而無
之道非矣苟自謂無一不無而有一不無此一不無
即一有矣彼猶以無言其言妄而非眞矣彼猶以無
破其說不待不代借說然後義破能滅却他自碎
自說
爲旨其理亦妄而非眞矣乃佛氏之道則又色相可
無心性可無而知覺必不可無者也夫知覺之不可
無吾亦知彼知覺之必不可無也豈徒佛氏自以其

知覺爲不可無哉故佛氏從色相所有而無之從心
性所有而無之此從生而有者空其有而無之也至
其死而無矣色相無而色相之根不無心性無而心
性之根不無以此知此覺在也此非徒從生而有者
無之必從其死而無者弃無之而後所爲無者斯爲
眞無矣佛氏曰吾涅槃時寂然不動一眞自如吾于
一無而無不無亦何有哉然此亦彼自以爲無而已
矣亦自以不無爲無而已矣而不知其必不能以不
愚入杳冥耶知白曰
無而無之者以此知覺非佛氏自性中之知覺猶是

天命人性共有之知覺○遍乎幽明死生鬼神而無不有之者也○吾天命人性○遍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者○非有靜無動之性命○非有靜無動之知覺○非有存無發之性命○非有存無發之知覺也○其靜也寂然不動○其動也感而遂通○其靜而存也○湛然而自存○其動而發也○充然而自發○其湛然而自存者○所謂誠而有其明之道也○其充然而自發者○所謂明而有其誠之道也○天與人同此一道也○今佛氏生平之所修所證○知靜而不知動○其寂○乃無所爲遍之寂○而不可以爲

寂也知存而不知發其明乃無所爲誠之明不可以爲明也而欲以後知覺入之天命之不已而獨巳之至誠之無息而獨息之自歸于空虛寂滅之中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此其生時說法以一大事提人死後說法又以一大事提人如滅度後爲母忉利天說法爲帝釋坐孤山石室說法又有生而吹藥度人死而卓錫度鬼于與人世諸說又有未生前在兜率天率其徒降生而爲人既死而天地災劫後又復率其徒出世而教化人諸說所求脫輪迴而證無生者云何

乃生求出世死又入世生求無生死復有生豈其生而之死空心性冥知覺與世人無與者此心此性此知此覺爲之死而之生心性不窒知覺不空于與人世者非此心此性此知此覺本無者爲之又別有一心性知覺本有者爲之耶亦何暇問其說之欺誑與否而佛氏一切空無存此性覺究不能空之無之其爲眞爲妄必有能辨之者矣

佛氏以無爲旨其勢必并心性知覺空之已破其中堅又必并使無往脚處讀其文篇篇可作觀止數而不可作觀止數方許讀其文